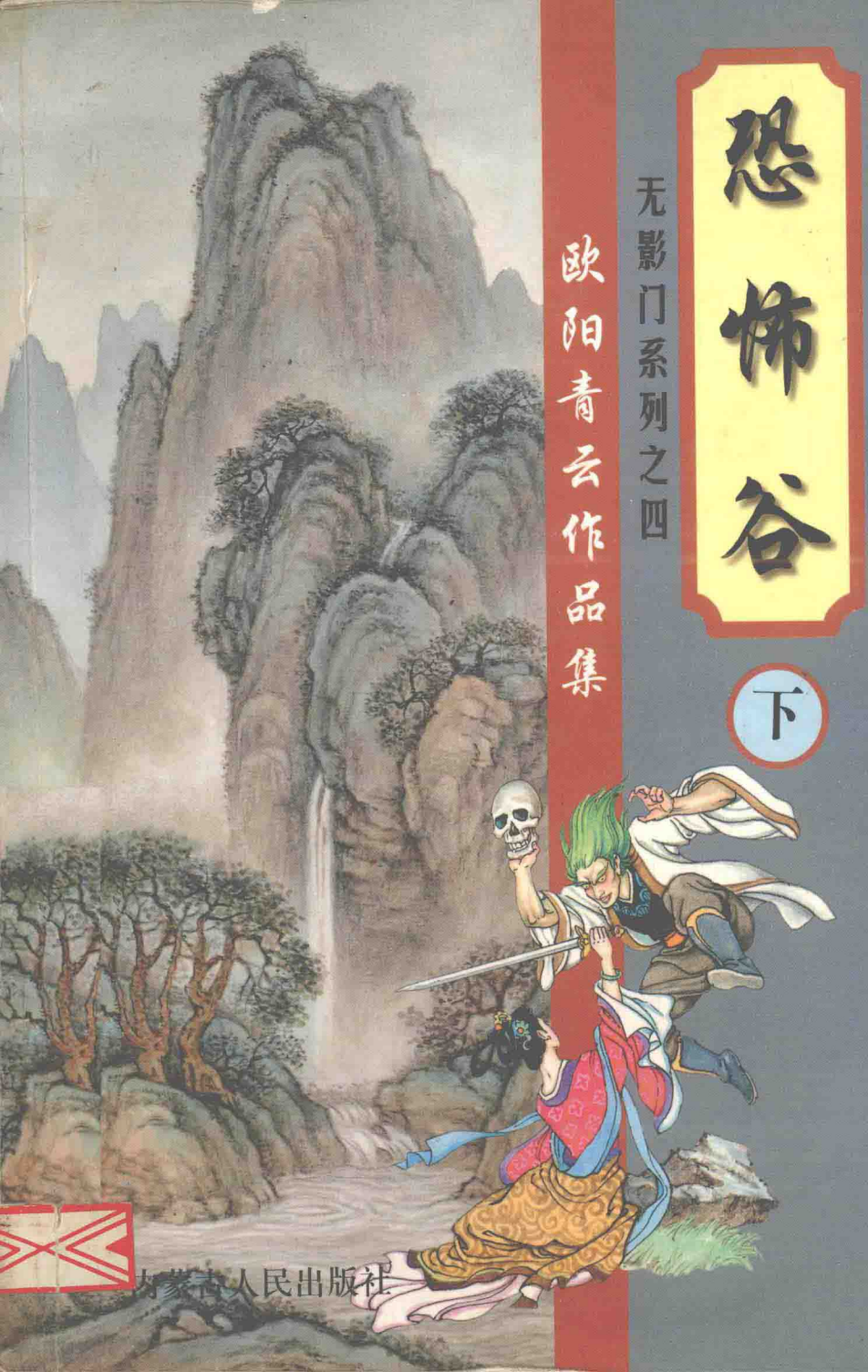


恐怖谷

无影门系列之四

欧阳青云作品集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恐怖谷

欧阳青云 著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志刚

封面设计：田 斌

恐怖谷

欧阳青云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22.75 字数：673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0 册

ISBN 7 - 240 - 04349 - 9/I·781 定价：33.00 元 (上、下)

目 录

第 九 章	波谲云诡	(381)
第 十 章	武林第一魔	(425)
第十一章	两败俱伤	(468)
第十二章	美人示爱	(490)
第十三章	金蝉脱壳	(512)
第十四章	轿上风云	(557)
第十五章	血溅魔宫	(599)
第十六章	化外四侠	(640)
第十七章	孝女葬父	(683)

第九章 波譎云詭

詎料，他快，蛇蝎美人更快，就这么一眨眼的工夫，已有十几个武林高手死在无情剑下。

而且，死状如出一辙，长剑被折，一半插在下部，一半插在心口上，额头有一支“春风夺命旗”，一部份在死前已将裤子自行脱去，显然早已被罗兰的美色所迷，死得风流，也死得可怜。

白马公子赶忙加速电掣入场，大喝一声：“统统给我住手！”

这一声大喝有一个名堂，叫“南山狮子吼”，乃是以内家真力逼送而出，声宏气壮，吐字如刀，直震得在场之人俱皆耳鸣心跳，欲火乍减，攻势立滞。

周玉明很快的打量一下全场情况，发现这二十多个武林

豪客都是一群陌生面孔，其中有三四人手掌泛黑，赫然竟是逞凶周家的凶犯。

当下眉头一皱提足一掌真力，直朝蛇蝎美人罗兰走过去。

蓦然——

罗兰若有意若无意地，极其自然地发出一声甜蜜的微笑。

这一笑，我的天哪！简直春光无限，百媚横生，顿使周玉明如坐春风，如沐艳阳，一时心波漾漾，神魂飘摇，眸中射出爱的光焰，功力尽散，杀气全消，在这刹那之间，他已彻底的溶化在蛇蝎美人的媚笑之中。

所幸，欲念初生，理智马上提出了强烈的警告，明儿急忙澄清灵台，力排百念，昂首静立半晌，总算镇定下来。

可是，那二十几个武林豪客早已是猴急难耐，再经蛇蝎美人这样的勾魂一笑，直似火上加油，也不知是谁，突然说了一句：“上去抱住她！”

场中立时掀起一阵骚动，大家宛如着了魔的疯子似的争先扑出。

就在群豪扑出去的同时，空际幻起万道霞彩，罗兰已挺剑腾身而起。

好快！周玉明刚将心绪稳住，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又有十几人横尸当场。

其中四个手掌泛黑，功力较深的大汉，虽未亡魂丧命，却也吃了大亏，被罗兰的掌力震倒在地，想爬也爬不起来。

蛇蝎美人一振无情剑，正待出手杀人，周玉明忽然沉喝

道：“且慢！”

幌身而上，横立四人身前。

罗兰闻言一怔，娇声道：“你替他们求情？”

“错了，我要亲手杀他们！”

话一落地，掌已发出，但见右腕一挥，惨吼四传，四个凶犯立被震得肢离骨碎而亡，动作快极，干净利落之至。

直看得蛇蝎美人楞了一楞，道：“朋友，你似乎在有意向我示威？”

白马公子周玉明冷冷一哼，道：“哪里话，在下志在惩凶，何曾有过示威妄念。”

“惩凶？这样说他们是阁下的仇人了？”

“当然，在下不会滥杀无辜。”

“敢问何仇？何恨？”

“毁家之仇，灭门之恨！”

蛇蝎美人罗兰猛吃一惊，道：“你莫非是武林第一家的少主？”

“不错！小可是周玉明！”

“久仰！久仰！白马公子之名已经红透了半边天，罗兰遇高人了！”

“好说！谬承夸奖，愧不敢当，咱们的账也该算算了。”

“噢！你这人简直莫名其妙，我和你有什么账可算？”

“罗姑娘，明人不说暗话，你又何必装傻呢？”

蛇蝎美人罗兰闻言粉面倏变，怒声道：“周玉明，有话直

说，别转弯抹角。”

白马公子伸手指着她手中的无情剑，沉声道：“我问你无情剑的主人是谁？”

“是无情仙子巫菊英。”

“她是原始主人，后来落在哪一家？”

“武林第一家！”

“这就是了，你敢否认曾经参予周家血劫？”

“周玉明，这话应该掌嘴，周家血劫发生在十七年前，罗兰今年才十六岁，难道我在家母肚子里就会杀人？”

这话说在理中，周玉明顿觉脸上一热，道：“那么，一定是令师？”

“胡说，家师乃是一位遁世不出的江湖奇人，这更是无稽之谈。”

“请问令师何人？”

“你不够资格问。”

“无情剑怎会落在你手？”

“我没有告诉你的必要。”

“笑话，在下务必要追查清楚。”

“你查那么清楚做什么？”

“诛杀元凶主犯，收回无情宝剑。”

“你说什么？要收回无情剑？”

“周家之物当然不能流落外人之手。”

“哼！你倒说得理直气壮，须知无情剑本来是人家无情仙

子的东西。”

“你别忘了，后来落在周家，是各派掌门当众领赠给先祖的。”

蛇蝎美人双目一瞪，极其冷静地哼了一声，振剑说道：“然而，周玉明，现在是我的。”

白马公子周玉明怔了一怔，声沉语重的说道：“罗姑娘，贵我之间也许并无任何瓜葛，最好别伤和气，只要罗姑娘说出如何得到无情剑，还给在下，周玉明愿面致谢意，永志不忘！”

“哼！谁希罕你来谢，我一剑在手，万事如意。”

“怎么？你不答应？”

“废话！”

“希望姑娘郑重考虑。”

“姑娘已经考虑过了，一概不答应。”

“这……这未免太不愉快了。”

“有什么不愉快，是你自触霉头，哼！”

“罗姑娘，你似乎想逼我动手？”

“想抢就直管上，不需找什么歪理由。”

“这是下策，在下希望不至於如此。”

“那你就滚吧，咱们后会有期！”

“慢着，在下志在必得！”

“如此，白马公子，你是准备动武了？”

周玉明见话已说绝，心火难耐，忽地拔剑一挥，道：“事到如今，周某已无选择的余地！”

“好！周玉明，有种，看剑。”

无情剑划下半道五色圆弧，猛的分心刺过来。

白马公子不敢怠慢，急忙横跨半步，反击一剑一掌。

二人都是第一流中的第一流高手，不但快速无比，而且诡异绝伦，三招一过，两条人影已纠缠在一起，但见剑气腾吐，掌风呼啸，二人好比天马行空，倏东乍西，神鬼莫测，根本看不清耳目面貌，更不知是如何出手进招。

打得天昏地暗！

打得星月无光！

不过才瞬息工夫，二人已硬拚五十余招。

可是，谁也想不到，彼此势均力敌，一直难分轩輊。

蛇蝎美人罗兰自视极高，久战不胜之下心火大发，乍然沉叱一声：“姑奶奶和你拚了！”

挟以毕生功力，攻出追魂夺命的一掌一剑。

周玉明一见大怒，争强好胜之心应念而生，当即运足“御气神功”，掌剑交击的硬撞上去。

二人俱皆怒气冲心，各不相让，登时形成一个强攻强扑的拚命局面。

蓦在此刻——

半空中乍然飘来一阵悠扬悦耳的啸声，罗兰闻听之下，脸色陡然大变。

“今日到此为止，咱们以后再决死生，告辞了！”

语落人起，去势如飞，急急如泄网之鱼，惶惶似丧家之犬，

眨眼便消失在暮色苍茫中。

罗兰因何不战而退？显然是那啸声作怪。

然而，发啸的人究竟是谁呢？

罗兰为何听到啸声就匆忙离去？

敌乎？友乎？

凭罗兰的功力成就，会有令她如此惶悚的人物？

假如这是事实，那么，这人的修为简直骇人听闻。

周玉明呆立当场，疑团丛生，忽然自责一声：“追呀！发什么呆！？”

立如一溜白烟似的追下去。

蛇蝎美人行动在先，动作又快，白马公子此时起追，自然望尘莫及，追了半天，始终没再见到罗兰的半点影儿。

当下蹙眉一阵思忖，暗暗咬牙说道：“也罢，我还是先去九幽鬼府为安，好在无情剑下落已明，谅她也不会飞到天上去！”

主意一定，随即向血轿停放之处飞奔而去。

转眼已至轿前，跨步直趋轿门。

就在此刻——

轿内突然响起一声暴喝：“小子别动！”

周玉明听得一愣，退步说道：“什么人？”

“血魔轿主！”

“什么？你是血魔轿主？”

“不错，不想死就乖乖站着别动！”

“哼！你简直是睁着眼睛骗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根本就不是血魔轿主！”

“小子！你这话有何根据？”

“我问这血轿可是你赶来的？”

“当然，老夫人不离轿，轿不离人，不是本轿主难道是你不成？”

周玉明起先还疑云满腹，不敢肯定，今听他如此一说，已明白是怎么回事，蓦的一声吼：“老匹夫，你是谁？滚出来让我瞧瞧你是一个什么人物，竟敢冒充血魔轿主之名？”

话音落处，人已纵出，照准血轿的小孔射进数缕强猛劲气。

猛听轿中人大喝一声：“本轿主毙了你！”

立有一条黑色人影箭射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凌空扑来。

白马公子不敢怠慢，转身扬掌，挥出一招“佛法无边”。

蓦然——

两掌相撞惨吼立传，空际血雨如注，那人飞升三丈后立告重重摔落。

双臂被震中折，胸前血肉模糊，早已魂归极乐，命丧九幽。

周玉明定目一看，见是一个狞恶老头，似曾相识，心道“这个人好眼熟呀！好像在哪里见过……。”

还没弄清楚究竟是谁，身后已响起一片狂喝：“看打！”

“看打！”

喝声中，金风飒然，势如飞蝗，从四面八方打来一群暗器。暗器来得突兀，尤其数多势急，明儿不禁大吃一惊，赶忙运起“御气神功”，绕手撒下一道气墙。

妙！绝！暗器如遇铜墙铁壁，全部震落在身周三尺以外。

可是，震落一批歹毒暗器，又扑来一群武林豪客，但见剑飞掌舞，人影乱窜，一个个势如离山猛虎，一言不发的猛攻过来。

这一来，周玉明禁不住无名火起三千丈：“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

双臂三伸三缩，一连攻出三剑三掌，立有十余人倒地身死，来人的攻势陡的一滞，耳目顿明，原来是阴魔宫的总护法霹雳手吴化，在他的身后还剩下七八个惊容满面的随行高手。

阴魔宫人本是周家的生死大敌，周玉明不禁热血沸腾，杀机更炽，嘿嘿冷笑道：“嗨，原来是你呀！”

霹雳手吴化一怔，道：“小子，我们以前似乎并没有见过面呀！你怎么会认识吴某？”

“好说，阁下大名久仰，贵我神交已久，你既知周某身份，出手暗算，我对你当然也不会认不出来。”

“嘿！他奶奶的，看不透你白马公子还真有一点鬼聪明！”

怒眉一扬，接着又道：“周玉明，你好像准知轿中人不是血魔轿主？”

“可以这么说。”

“你何敢如此肯定？”

“自然有足够的理由。”

“小子不妨说说看。”

“哼！凭你还不够资格听！”

语音一顿，复又冷声说道：“吴化，这狞恶的老头是贵属吧？”

“不错！”

“命他冒充血魔轿主，是何居心？”

“老实告诉你，老夫想诱杀血魔轿主。”

“血魔轿主和阁下有仇？”

“那当然，敝宫的高手至少已经被他毁了二十人。”

“你可知血魔轿主是谁？”

“这正是老夫急於查究的一个问题。”

“啊！”

“小子！老夫的计划天衣无缝，原打算等他返轿时，给他个出其不意，攻其无备，里外夹攻之下，一举把他毁在这儿，想不到半路上会杀出一个你来，嘿嘿！错非老夫志在收拾老魔，原以为你小子会知难自退，未以对付血轿魔主的手段对付你，否则，你白马公子此刻已是阎王坐下之鬼！”

周玉明冷冷一笑，道：“哼！马后炮，阁下即使真的里外夹攻，又其奈我何？”

“周玉明，你他妈的别得了便宜卖乖，老夫今天要……。”

“要怎样？”

“教训你！”

“好啊！在下敬陪末座。”

说干就干，出手无情，单掌一翻一送，劈出一股如山狂涛来。

白马公子不假思索，立刻摇身而上，呼！嘭！掌下吐出一条血柱，“阴阳掌”一招奏捷，霹雳手吴化飞栽三丈以外，死了。

徐众睹状魄散魂飞，惊极而呼道：“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功夫！”

徐惊犹悸，谁还敢拿性命当儿戏，立即争先退避，抱头鼠窜。

“慢着，把命给我留下来！”

周玉明挺剑而上，接踵猛追，不旋踵间，一具具无头尸倒下了，一颗颗的人头飞上了轿顶，七八人逃命不成，全作了断头鬼。

白马公子再将霹雳手吴化等人的头颅斩下，抛上轿顶，这才端坐轿中，抖缰喝了一声：“走！”

驱车绝尘而去。

这时正当午膳时分，周玉明在轿中吃了些干粮，策马疾驰，傍晚已至潼关附近。

适在此时，道旁传来一声娇叱，应声射出两人，将血轿挡住。

周玉明不看还好，一看之下，不由大吃一惊。

来人不是别个，赫然竟是冷月轩主彭碧娟母女。

白马公子心头猛一震，欲待策马绕过去，冷月轩主已怒声

叱道：“血魔轿主，你想溜可不成，老身已经追你追了三个月了。”

一扭头，又对爱女美玲说道：“孩子，看着他的马，如想逃走，就斩断马腿！”

唐美玲躬身应了一声是，立即拔剑而上，立在马侧。

顿使周玉明楞在轿中，进退失据，不知如何是好。

半晌才以阴沉苍老的语调说道：“你追我？干什么？”

冷月轩主怒冲冲的叱道：“老娘要你交出公道来。”

“此话怎讲？我们之间大概不会有仇吧？”

“哼，你倒推得干净，你敢否认我那徒儿不是你杀的？”

“令徒是在何时何地遇害？”

“半月前，在终南山外。”

“凶手是……？”

“就是你！”

“何以见得？”

“你杀人喜欢割头，现场留下两具无头尸，不是你还会是谁？”

“单凭这一点并不足以肯定是本轿主所为，也许是误会。”

“误会？哼，任你舌翻莲花，也休想推卸杀人之责。”

“难不成当时有见证之人？”

“当然有，本轩的弟子有人亲眼看见是你干的。”

白马公子惊“啊”了一声，欲语无言，心道：“真想不到血魔轿主会杀了这么多人，自己糊里糊涂的坐上这一顶罪恶之轿，

简直是百口莫辩……。”

心忖至此，突被冷月轩主的叱声打断，道：“怎么？你默认了！”

周玉明闻言更惊更急，心知即便在此刻现身而出，同样於事无补，她会误认为血魔轿主压根儿就是白马公子，万一以讹传讹，宣传开去，这对自己日后的处境，必会平添无穷困扰，迟疑片刻后，只好硬着头皮说道：“是又怎么样？”

“简单，你滚出来和彭碧娟决一死战。”

“彭轩主，冤仇宜解不宜结，盼能三思。”

“哼，放屁，我那两个徒儿和你又有什么仇？”

“当然有仇。”

“你说明白。”

“老夫歉难奉告。”

“你不说老娘就要你的命，看掌！”

猛的一弹身，一扬掌，腾身电扑上来。

明儿一见大急，连忙启开一个小口，劈出一掌。

这一掌用力不轻，彭碧娟不敢硬接，急切里虚空一蹬，纵上轿顶去。

周玉明更加惊骇，刚刚披起红披风，正待迫退彭碧娟，冷月轩主已电掣退下，手中多了吴化的一颗血头，声色俱厉的叱道：“好啊，血魔轿主，你把吴大侠也毁掉了？”

此话一出，惊得唐美玲脸色大变，急声道：“妈，你说吴叔叔也被老魔头杀死了？”